



新片放眼瞧

□倪自放

作为一部乡村题材剧,郑晓龙新作《幸福到万家》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很特别,剧集没有像同题材作品一样讲述乡村如何富起来,却着墨于看似与富起来并不相关的戏剧冲突:闹婚。

该剧开头即以远景、近景、特写营造了一个热热闹闹的乡村婚礼现场,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以万家庄新媳妇的身份登场,却在大喜之日因闹婚事件与万家庄村支书万善堂的儿子万传家产生冲突。然而,这场闹剧却不似往常迫于村内人情社会的面子而不了了之,新与旧的碰撞就此拉开序幕。何幸福“要个说法、辨个对错”的坚持,如同投向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泛起了“移风易俗”的波澜,打破了万家庄沿袭多年的陈规陋习。何幸福究竟能否抗衡村里的往日旧俗、为妹妹讨回公道?在日后的生活中,何幸福又将和万家庄产生

怎样的碰撞?

应该说,先声夺人的闹婚风波,让剧中主要人物的形象迅速立起来了。万传家几个人闹婚,将新娘何幸福的妹妹压在身下,衣服都撕烂了,迅速赶到的新娘何幸福抄起板凳,将万传家的脑袋“给开瓢了”。在妹妹受辱后,何幸福坚持要为妹妹讨个说法。剧集一上来就点明了何幸福的鲜明形象:她为公道法理锲而不舍,坚持到底。而王庆来虽然认可妻子何幸福当家,但得过且过、不得罪人,才是他们王家作为小门小户在万家庄的生存之道;村支书万善堂的一句“我要是就不给你说法呢”,也表现出何幸福的“抗争之路”注定坎坷。同时,从万善堂的儿子万传家、何幸福的公婆王友德、桂枝等或张扬跋扈、或谨小慎微的人物身上,也能看出这座村庄法治意识的缺失。

就电视剧而言,不论是哪种题材,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现实题材

## 幸福的故事

电视剧的创新,更多还是需要创作者去了解时代,了解时代中的人,引领正确价值观。这是郑晓龙导演打造精品剧的一贯坚持。在乡村振兴这个宏大的主题之下,《幸福到万家》从细节入手,以一个女人的成长,一个家庭的经历,一个村庄的故事,见微知著,让观众从中切身感悟到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建设乃是发展的必然。在讲述这个时代及这个时代中的人的过程中,《幸福到万家》真实而形象地呈现了两个主要人物,一是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二是刘威饰演的支书万善堂。

先说女主人公何幸福。用剧中万传家说何幸福的话,“长得像吉祥物,下手咋这么狠”。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很质朴,但不乏锋芒。首次出演农村人物形象的赵丽颖,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幸福到万家》的导演郑晓龙,算是赵丽颖的“伯乐”之一。2007年,赵丽颖就参演了郑晓龙执导的《金婚》,饰演少年佟多多,一个有点叛逆的少女形象。《金婚》在豆瓣上至今仍保持8.5分的高分,是郑晓龙的现实题材佳作之一。《幸福到万家》中的何幸福虽然与赵丽颖过往的角色大相径庭,但她倔强较真的性格,与赵丽颖的气质颇为适配。赵丽颖在采访中形容何幸福是“一块璞玉”,并从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从小也是生活在农村,跟这个角色的状态很像。我非常欣赏何幸福这样的人,她善良、热情、真诚,而且敢想敢干,走路都是带风的。这种精神头非常打动我。在戏里,她是一个有孩子的农村妇女,但她仍然勇敢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在生活中,我也真的认识这样的姑娘。希望我的演绎能够展现出她的性格,跟她携手走过这段路。”郑晓龙对饰演何幸福的赵丽颖,也有一语中的的评价:她身上有那个倔强,有那个脾气。另外,她本身是从农村出来的,她身上有股蓬勃的生命力。

再说刘威饰演的万善堂。何幸福坚决抵制闹婚旧俗、为受委屈的妹妹要个说法,她的勇气令人叹服。但在村支书万善堂、何幸福丈夫王庆来及其家人们看来,

何幸福为妹妹鸣不平却是不必要的“小题大做”。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外来者与守旧者的精彩交锋,不仅呈现在闹婚风波里,还呈现在此后的治理污染等环节。《幸福到万家》对乡村“旧”风俗与“新”观念矛盾的呈现比较尖锐,按照传统意义上此类题材剧集的表述,万善堂应该是何幸福的那个“对立面”,《幸福到万家》真实展现乡村振兴进程中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的碰撞,但并没有刻意营造对立,不放大冲突。具体到万善堂这个人物形象上,他作为老一辈的村庄领头人,有法治观念上的局限性,也有些大家长作风,过去有些落后的意识还没有改变。《幸福到万家》呈现的不仅是何幸福的成长,也是万善堂的成长。

《幸福到万家》故事线中女性的成长在于,女主人公何幸福积极投身家乡建设,斗闹婚、开客棧、治理污水,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到乡村,为乡村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发展贡献力量。从根本上讲,在女性成长的故事线上,该剧在刻画一个普通农村姑娘的成长与不平凡的同时,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更多呈现的还是弘扬法治精神,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幸福到万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被不断提及,通过何幸福积极开展污水治理等故事情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所有的乡村题材剧集中,《幸福到万家》是为数不多的追求文化意义上“富起来”、追求文化意义上“幸福”的剧集。

《幸福到万家》的剧名起得有学问,“幸福”不仅指赵丽颖饰演的女主人公名叫何幸福,当然还指代“幸福生活”之“幸福”。“万家”不仅指故事主要发生地万家庄,当然也指代“千家万户”的“万户”“万家”。《幸福到万家》还有一个英文剧名,直译过来就是“幸福的故事”,这部剧不仅是讲述这个叫做“何幸福”的女性的成长故事,还讲述真正让千家万户过上幸福生活

的故事。

(作者系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

## 朱一龙的反义词

□刘雨涵

朱一龙是个流量演员,但又不是一个典型的流量演员。

由朱一龙主演的电影《人生大事》于6月24日上映,目前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成为今年春节档后票房最高的国产片。朱一龙在这部影片中实现了“毁容式”演技,粉丝心目中他那原本温润如玉、文质彬彬的气质全然不见,成为了一个充满江湖气的“街溜子”——寸头、碎胡茬、耳朵夹烟,大金链子、花衬衫、人字拖,操着一口纯正的武汉方言。朱一龙在片中饰演的是刚刚刑满释放当起殡葬师的莫三妹,人称“三哥”。莫三妹与孤儿小文的相遇,上演了一段温暖治愈的彼此救赎故事。

莫三妹这个角色是朱一龙过往表演中突破最大的,他几乎是朱一龙本人的反义词。该片导演刘江江首次见到朱一龙时,感到心凉了半截。因为在眼前这个“安静、优雅、漂亮、礼貌”的演员身上,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社会人”三哥的影子。而当正式开拍,刘江江惊奇地发现,朱一龙像是脸上有张“脸谱”,“哗一撕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给这个角色注入了许多小动作设计作为支撑。用衣服擦嘴,把烟盒弄瘪,打电话时缩着脖子,拿火盆里燃烧的纸钱点烟,把脚踩在方向盘上发微信语音,想装有文化时,就把纯正的武汉话说成“弯管子普通话”。痞气、奔放、豪爽、野性,嬉笑怒骂完全外显,让人忘记了那个以前在镜头前脆弱忧郁如小鹿一般的朱一龙。

影片最后莫三妹给父亲入殓的那场戏,不同的机位、不同的景别拍摄,朱一龙的眼泪都精确准时地从左眼角流下来。刘江江说,“是勤奋、天赋加上经验,才能有这种成色的表演。”

朱一龙说,现在的他在表演中学会了松

弛,“不再有那种如临大敌的感觉。”这次他还跟完了《人生大事》的后期剪辑,和导演一帧一帧地聊,因为他想去了解“怎么表演得更准确,怎么减少表演垃圾,怎么更高效地塑造和表现人物”。扎实的表演,出色的票房,让朱一龙的粉丝们又能够扬眉吐气一番了。

朱一龙是正经八百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科班出身,如果没有网剧《镇魂》,他很可能这辈子不会和“流量”沾上边。早在2009年,朱一龙就踏入了电影圈,只是那时的他拍的是一些低成本的数字电影,只能在电视台播出,无法在大银幕呈现。为了给自己争取表演机会,朱一龙开始学着写“小作文”给导演发短信自荐。生性害羞腼腆的他,为了编辑一条短信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思索怎样能在委婉中透出诚恳,又不至于表现得太急切。后来,他争取到了《半月传》中赢稷的角色,开始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然后接连出演了两部武侠剧,在《新萧十一郎》中饰演连城璧,《新边城浪子》中饰演傅红雪。为了效果逼真,表演瘸腿时,他直接往鞋子里塞石子;表演负伤时,他直接把血浆咽下再呛出来。

2018年《镇魂》播出,让朱一龙从原本稳妥而缓速的小道上突然岔了出去,驶上车流拥挤的高速公路。他开始在各大数据榜单上位居前列,一时之间被称为“新四大流量”之一。当一个实力派演员拿到了流量明星的剧本,朱一龙在繁华迷人眼的名利场上显得有些异类。

按照惯例,演员在大爆之后公司都要更换经纪人。而不轻易出头的朱一龙,则为了留住先前的经纪人李婍媛气了一回,在微博向她喊话:“千山万重,不离不弃,为了理想”。驶上高速公路的朱一龙,还是保持着过去的节奏。从一个剧组到下一个剧组,除了和表演相关的活动之外,很少站在聚光灯

下。他几乎不参加综艺节目,广告代言也不像其他流量明星那般接到手软。在接受采访时,除了表演和角色之外,很难从他的嘴里抠出来其他东西。面对粉丝的热情和土味情话,他会不知所措,涨红脖子。“如果你觉得我是一个挺无聊的人,那我承认,我就是挺无聊的。但我不担心,只要我演的角色不无聊就行了。”他要求自己,既不过分在意质疑的声音,也要自我警惕赞扬的声音。

在《镇魂》之后的上升爆发期,他扎进《重启之极海听雷》的剧组拍了六个月的戏。拍《叛逆者》时,他进行高强度训练减重,瘦到脱相。为了演好林楠笙肺部中枪的那场戏,他看尘肺病人纪录片揣摩哮喘声,并且连着两天没有睡觉,演出了九死一生的感觉。拍灾难片《峰爆》时,他不间断训练了20多天攀岩。可这些在朱一龙看来不足为外人道,“甚至过多去讲的时候,有种本末倒置的尴尬。”他说,“我的工作就是让大家去相信这些角色。”

对于其他流量演员来说,大家担心他们能不能当好演员。而对于朱一龙来说,他的演技是无须担心的,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他能不能当好流量明星。朱一龙对表演反复表达过自己的敬畏心,而对于人气光环,他似乎有些畏惧感。“演员还是得躲在角色背后,你只有在角色背后,才有生活的空间,才能存活下来。演员的个人魅力一旦大于角色,那很可怕。”朱一龙喜欢将自己藏在角色背后,“我不用告诉别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你完成每个作品之后,他们知道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就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他很清醒地认识到,“红”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但是作品不会。“在中国电影史、电视剧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是他为数不多但至关重要的野心。



一期娱乐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